

鍾肇鵬 選編

第十二冊

續百子全書

全二十五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續百子全書

第十二冊



第十二冊目錄

繹志 (卷十二至卷十九)		一
庸言		四八五
留書		四九七

澤志卷十二

竟陵石莊胡承諾謨

取與篇第四十四

辭受取與之道通乎上下貫乎小大天子不言有無諸
侯不言利害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察雞豚
豕宰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士不服商賈卑者之物不
可以瀆尊上苟踰此道人皆賤之所謂通乎上下也大
者山川土田附庸其次宮室車馬其次冕服彝器衣裳
劔佩其次金玉玩好其次粟米布帛最少者觴酒豆肉
出此入彼皆有辨別有是非有界限所謂貫乎小大也

凡貨利當前率情而自許者未必當於義也深察而自疑則義之所在也有所不取爲廉分而施之爲義蒙袂輯屨不受嗟來之食是自處以廉而絕人以義非所辭而辭者也爲窮乏德我而委曲以副其意非誠心與直道也非所與而與者也與人爲亂昭其賂器以示人春秋書曰取郛大鼎於宋納於太廟逆王命而助不順接我以利而我入之春秋書曰齊人來歸衛寶叛臣竊君邑求食而寵以備禮春秋書曰盜傳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非所受而受者也諸侯時獻天子天子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賄求車求金又求彝器是天子之失禮也汶

陽之田魯舊疆也恃大國之力而復取之雖曰故物與
取非其有同惡非所取而取者也辭受取與之義廢天
下無善治生人無完行何也先王尊卑上下必有等威
服食器用必從主人親疏厚薄必依倫次往來報答必
求宜稱國法禁拾遺惡民以無分得也侈心一動百慮
皆作各以勢力相脅持機械相鉤致廉恥道喪亂獄滋
豐至於不可勝誅則爲上者亦遷就其法以從一時之
宜陵夷旣久人心日肆至於保邪廢正竊取其土地人
民并與仁義聖智之名而竊之其黷貨之微者猶以干
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席盟主之威假羽毛弗歸求一裘

一佩一馬而辱兩國之君受叛於外盜作於內皆以禍其國敗其軍蝕其名義亂其法度何善治之有哉民間化之亦皆爭利棄義樂禍輕怨嗇施好奪苟以私己爲心不知是非遂至親戚之恩薄朋友之道喪男女之時失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一身之中一家之內所以自利者誣上行私不知其所終也故鄙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陷矣絕故舊矣父子別籍異財矣所謂亂世之君子不改其度者蓋千百之中未嘗見十一焉何完行之有哉凡貨財之用有三一爲賦稅二爲禮儀三爲衣食過此以往皆朽蠹也武王遷鼎義士猶或

非之孔子孟子區區於取與之間周詳委曲以開道後人蓋富者幅也如布帛之有幅也幅不可越越幅則患生君子惟其幅也故兢兢裁其有餘小人不爲之幅故悵悵日憂不足天地爲道常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事相接常斂不足以奉有餘於此莫爲之幅必有狃嗛嗛之食墮冥冥之節者矣夫錙銖之費積於無用則爲狼籍散於有用則爲道義附益於有餘則爲棄於地也補助於不足則爲平其施也吾嘗試之矣春潦夏霖渠塹皆滿無所受之不得不溢爲決潰多藏而無可受其散去亦猶渠塹之決潰也未幾旱暵因之流金爍石草焚土

枯愚者悼喪悔向時所餘不能畱之以至於後然當其未決之時不知畱於何所且卽此焚燠之時苟可餬口何必故物昔人有云縱我不得他人何傷此書傳所傳誦也夫貨財者天地流通氣也聚於一家使氣不流通不可謂仁聚於一家必有意外之患聚於一處必有不測之憂攘之使聚以徼其憂不可謂智且物性必貪而妖邪之物尤甚故利之所在妖必隨之不幸而聚其利因觸其妖觸其妖則必逢其禍矣石崇之家炊飯爲螺豈非妖乎齊將求金而閔王不與臨淄旣破五國入齊而爭其金豈非禍乎凡貨賄通行之世未有遂已者也

必大爲殺戮大爲翻覆使民間蕩然颯然蕭條萬里豈
惟貨財無所自出卽生人之類僅存無幾而後貪心始
息民志始定君子觀其始事憂其終必至此也或曰羅
而致之將以快一時也過此以往雖復失之亦不吝惜
不亦可乎曰悔而散之則可失於檢察而忽焉以散是
以盜易盜也焉可謂積而能散耶夫非所與而與謂之
亾非所取而取謂之盜亾之與盜其爲不義一也且鹿
臺鉅橋武王雖欲不散積之旣久必有散之者乃天地
自然之理子孫不能守與其身不能有焉置是非於其
間耶縱觀環堵之室蕭然枵然無一物可散者是眞能

散積聚者也。魏獻子聞屬厭之說而辭梗陽之賂。今人貨財當前，能以屬厭爲心，終其身無貪冒之病矣。遇故人饑寒，自當有所脫贈，不必問其何如人也。然有施之不報者，有施之卽報者，有薄施而厚報者，總不必置胸中，一置胸中則市井之行矣。然施與之際亦難言矣。慷慨好義，自謂輕財，賢者必不受嗟來之食，所欲受者皆鬻賣指使之流，猶棄諸糞土也。故輕財好施，只可爲諸隱微之地。若古人清畏人知，可也。噉然號召於人，矚然督責於世，皆惡德也。以己所餘，形人不足，亦市心也。故爲殷勤實無損己之心，尤憚人之肺腸也。所施之人亦

當以可不可辭受之有可受之義不必辭也無其義而
陷我以利是使我棄義也徇我以欲是使我敗禮也我
所當惡也不知惡而好之君子不爲也君子不樂受人
之惠非直惡傷廉也畏其有德色也畏其有市心也畏
其適與窮乏會而無以報也有德色則不堪有市心則
難厭施而無報則非禮也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
而不報不可也報而厭苦之亦不可也求其報施適當
彼此兩快者不亦難乎君子畏之是以卻之于其始若
夫尊者有求於下下之人猶在可從可違之間必其求
不以道拒之有辭者也不可以使人也

慎動篇第四十五

君子曰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有正亦有邪有禍亦有福然而眾正所積福無不及眾邪所該禍無不逮欲遠禍而膺福非趨利避害也在乎居正去邪已爾全身遠害之道緘口一也孫言二也戰兢三也知幾四也遠慮五也謹威儀六也教子孫七也努力自修無忝前人八也容不肖九也有才不用十也言有招禍行有招辱之道專利一也殺善人二也僭侈不安其位三也專行無上四也不臣五也剛而多犯華而不實六也克己不能如禮而責人以正義

七也與細人爲怨八也不蚤辟害後雖悔而無及九也
身處困危爲惡不已十也文中子生於亂世其言居身
甚詳大指不好名不好動不多事不多言樂聞過知愧
畏靈宅平無爲勿處險運奇也樂賢者而哀不賢也善
于諷諭使言之無罪聞之足戒也天地之間凡有知識
之物微若禽獸以饑餓死者百無一焉接踵而死皆貪
餌者也道路之間死乞丐無門者少死懷璧越鄉者多
封狐文豹之災人皆有之申侯專利不厭聽怨人之誑
而美城其賜邑雖殺非其罪君子以爲理之必然不在
乎事之是非也物聚於所好故慶封致富不難利旁有

倚刀故慶封殺身不免石崇家富於財不得不結納權
戚以求免一時迨其翻覆不可救藥陽處父剛而多犯
華而鮮實與之處者知其不免而速去之王磐廢姓之
裔不屏居自守而遊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伏
波將軍爲之寒心故欲遠害者必遠利欲安身者必安
道也人之生世莫不有忿鬪之情鬪怒之勢賢愚恩怨
計較甚明者其終至于不能自勝所值莫非危途義理
不如人時勢不如人強與爭其低昂其終至於必不可
爭而爲眾鎬所潛擬矣世亂讒勝民多邪辟君子苟可
容身不必責人無禮大小强弱之次亦天所淆故飾城

而請罪古人以爲禮强大不知自戢弱小起而逆施皆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謝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若夫忍柔曼之欲則可甘澹泊而有終身之樂忍剛直之性則可容不肖而不兆天下之憂虎豹蛇蝎於人未嘗卽肆噬搏未嘗卽肆毒螫初之見人皆卻避焉或不卽避毆之亦避焉不幸不及避然後噬螫之害始及於人而網罟刺剗之患亦不免於其身此人所不願也亦豈物之情乎至於盤中之蠅非有害人之能人亦非甚疾之然而毆之不去縱之復來至於厭惡之極鮮不糜其軀蛾之赴燭依於

其燄婉轉而不釋再四旋繞以墮於脂膏爲期故有所慕而欲啜其汁則爲嗜膚之蠅有所附而欲依其光則爲赴燭之蛾凡天下之嗜人者與附人者其翻覆之際皆足殺身而已矣君子明哲保身不貴懵懵之福憧憧之活也持身不可變姑孫言以辟禍禍至不可逃盍先去以明幾小宛之卒章旣溫恭矣猶懷危墮之懼旣小心矣猶有隕墜之憂防患若此患何自至哉患之所乘有起于纖微者有得於出反者人我之間最恐有隙隙旣開矣必決裂而竟其際愛憎之端最恐有跡跡旣存矣稍指擿焉必成其構塗其隙削其跡則在乎能忘矣